

血魄忠魂困蛟龙



柳残阳作品全集



血魄忠魂困蛟龙

(台湾)柳残阳 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血魄忠魂困蛟龙

(台湾)柳残阳 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葛佳映

封面设计 静彦

血魂忠魂困蛟龙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4 印张 4 插页 499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605—267—4/I·224

(上、下册)定价:29.80 元

内 容 简 介

孤儿无名无姓，只因满头癞痢而被呼为小癞子。他栖身开封城外柳树村，白天行乞，夜晚钻麦秸堆。谁曾想，几年后他竟成为身怀武学绝技的镇江焦山飞龙寨新寨主。

事情缘起于飞龙寨老寨主依水寒押船远航，惨遭海难，生死未人，副寨主子长泰乘机夺位，并援引一帮海盗做为亲信，替换了原来骨干。但可惜的是，他未能得到飞龙令中秘藏的掌心刀及八步一刀秘籍，这又成了他权力地位的极大威胁。为此他费尽心机，使尽手段，老在必得。同时，对掌心刀和八步一刀秘籍也心怀覬覦的还有太湖里龙帮及江南三个各霸一方的大魔头“江岸一阵风”周全、“江河老怪”祈老水、醉渔翁司徒大山。他们为逞私欲，各使阴谋，钩心斗

角，时而联合，称兄道弟，时而拔刀相向，不惜火并，但最后都落得个鸡飞蛋打水中捞月。

唯有小癞子受飞龙寨总管临终嘱托，历经磨难，受尽折磨，终把掌心刀和八步一刀秘籍交给了副总管雷一炮。后忠心耿耿的雷一炮与小癞子在海上被风暴卷到一荒岛，遂于蛮人中与故主依水寒相遇。于是，断了一腿的依水寒等又重返中华，躲在鲟岛悉心教授小癞子掌心刀的用法八步一刀，并收小癞子为义子，起名依承天。

依承天、雷一炮等最后打败了于长泰，使旧主依水寒一家三口重归焦山，而依承天也成了乘龙快婿和新寨主。

故事跌宕曲折，脉络清晰，引人入胜。尤其把几个性格鲜明的主要人物都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在描写几个老奸巨猾的三个魔头的钩心斗角、阴险奸诈上，更是别出心裁、高人一筹，常令人捧腹。

目 录

一、义魄忠魂	(1)
二、蝉、螳螂、黄雀	(26)
三、此物彼物，你争我夺	(51)
四、江南来的酒怪	(76)
五、讲信义小癞子死去活来	(101)
六、小癞子历久见好人	(126)
七、小癞子初见掌心刀	(152)
八、小癞子一步登天	(177)
九、无的放矢全凭臆测	(203)
十、一场空欢喜	(228)
十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253)
十二、海天一蛮女	(278)
十三、依水寒蛮荒遇义子	(303)
十四、惟恐天下不乱	(328)
十五、尔虞我诈	(354)

目 录

- 十 六、游胜景恶煞挡道 (379)
- 十 七、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405)
- 十 八、伤心孤寡走普陀 (431)
- 十 九、两败俱伤方罢休 (456)
- 二 十、八步一刀重现江湖 (481)
- 二十一、依承天初上飞龙寨 (507)
- 二十二、千回百折走太湖 (532)
- 二十三、又见太湖一英豪 (557)
- 二十四、小燕子为孝上西山 (582)
- 二十五、太湖大会战 (607)
- 二十六、奇谋与绝招 (632)
- 二十七、江岸惊鸿 (657)
- 二十八、名山宝刹喜团圆 (682)
- 二十九、阴错阳差终见面 (708)
- 三 十、小癞子重返柳树村 (733)

一、义魄忠魂

“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矣何时还？”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向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是大诗人李白不得志时所作，意在鼓舞做人要坚持独立人格，有抱负，不随世浮沉，更不做那逢迎乞怜小人也！

李白的这首“梦游天姥吟留别”，被人书写在大梁城东北角的铁塔之上，在当时的大梁城，东北城可见滚滚黄河似自天上而来，黄涛滚滚，有如万马奔腾、烟波浩渺中，似有一股薄雾自河面升起，气势磅礴，扣人心弦！

大梁后来被改称汴梁，也是今日的开封，这汴梁虽曾数度为都城，但中原儿女，民风朴实，代出不少豪侠之士，他们慷慨悲壮之举，不少流传于后世而令人敬仰！

开封小南门外过禹王台朝东南五里处，有个小村子，叫做柳树村，这小村是因为防风沙防黄河泛滥，种的柳树一排排像城墙似的而得名。

住在柳树村的人，大多是在开封城混生活的小贩子，有捏面人的，卖五香花生的，卤兔子的，还有推水车的，其

中以卖糖葫芦的人最多。

那糖葫芦是用“山里红”沾上红唧唧的糖稀，一串串地插在一根上面缠的草杆上，卖的人扛在肩上沿街叫卖，每日也可以混一个家温饱。

这日晚上酉时正，柳树村里人已是家家闭户，有些二天要赶往开封城的人，还在家中准备东西呢，突然间远处隐隐响起了马蹄声，蹄声渐近，有如万马奔腾，竟是大队人马到了柳树村，有人敞开门缝往外瞧，黑鸦鸦的连马带人一大堆，刹时各就各位拔刀在手，光景是把柳树村团团给包围住了。

猛然一声唢呐，刹时四方响应，听在村民耳中，相皆骇然而不知发生何事，有人揣摸，八成是强盗来了，官兵拿人是不作兴摆出这种架式的。

柳树村的保正方老实正要开门，早被他儿子媳妇老婆死死地拖住不放：

“你这时出去干啥？找死呀！”方老实老婆在他耳边沉声嘀咕着，一双枯槁大手，拉得方老实直往她的怀里倒。

就在这时候，突听得村子里有人高声叫道：

“老乡亲们，大伙关门别上栓，兄弟们办完事就走，绝不会动老乡亲们一草一木，要是有人不生眼睛的想搅和，那可别怪兄弟们钢刀不认人。”听声音，这人是骑在马上边走边叫嚷，马蹄踢弹在碎石路面上铮铮响，响得所有柳树村中男女老少心发慌。

这时候从开封那面走来个卖油茶的，好大一个用布包

着的大茶壶就背在背上，他还没走进村子来，迎面马上一名大汉纵马迎上前来喝问：

“干什么的？”

卖油茶的头戴青布包头巾，身材瘦小，但却双目炯炯的月光下望了骑马人一眼，道：

“你们是干啥的？”

“嗖”的一声，大马刀就在这小老头顶上飞过，而令老者背的大油茶壶几乎摔在地上，就听马上大汉喝骂道：

“不长眼睛的老狗，是大爷在问你哩。”

背油茶老者忙指着村子，道：

“老汉家住柳树村，自然是回家去的。”

不料马上大汉对附近几个马上汉子吩咐道：

“看紧这老小子，只等咱们办完事再放他进村子。”

骑马大汉一冲又进了柳树村中，卖油茶老者指着柳树村对看守自己的马上汉子，道：

“出了什么事了，我家就住在村边，何不放我回去！”老者话未说完，突然“嘭”的一声，一把大马刀，刀背正敲在他的后脑勺儿，连哼也未哼的一头杵在一堆草窝里，那老者背的大油茶壶却也滚在路边了。

这时四下里，哨声早已歇止，整个柳树村除了马蹄声外，就是偶尔发出的一声吆喝，就算有啼哭小儿，只怕也早给父母按住了嘴巴，不令他发出半点声音。

不旋踵间，村子里有着咯咯咯的皮靴走路声传来，听起来是从东南方往西北走，但柳树村的人都知道，村子的

西北方只住了一户人家，而且也知有一个卖糖葫芦的老人，他姓佟，叫佟老爹，当然那不是他的名字，到底他叫什么，大概柳树村的人还没有知道的。

佟老爹住的是两间小瓦房，一明一暗，这时候他正在屋子里支了一个火盆，铁架子就放在炭火上面，架子上有个小铜锅，火盆边还放了个木盘子，锅里面的糖稀正冒泡，佟老爹就把串好的山楂往锅里沾，对于村子里的事情，根本不去理会，仍然在熬糖稀做他的糖葫芦。

一阵皮靴声在佟老爹的门外停住，稍一窒息间，就在一声冷笑中，佟老爹那扇连风都能吹开的木门，突然“轰”的一声，被门外一个披红大氅的大汉一脚踢开来。

佟老爹缓缓偏过头来，望着堵在门口七八个握刀大汉，然后又把目光移到已进来的大汉面上，只见这人一张橘皮面孔，一双精芒暴射的鲤鱼眼睛在眼眶中旋动不已，似要一目了然于室内的一切，最后才把目光盯在佟老爹的脸上，大蒜鼻子直抽动不已。

佟老爹道：

“大爷，买糖葫芦么？一个皮钱一只。”说着取了木盘中刚沾上糖的一串糖葫芦，高举向橘面大汉。

橘面大汉冷笑一声，道：

“拿来！”伸左手咬着牙，大汉突然变接东西为擒拿，只见他轻弹食指在那串糖葫芦上，然后在散碎的糖葫芦中，疾快的向佟老爹右腕上扣去，边厉声喝道：

“到这当儿，竟然还存得住大气的消遣大爷！”

佟老爹在热呼呼的碎裂糖葫芦中拂袖连挥，早见橘面大汉一抡马刀，灯影中那马刀喷洒出一溜蓝芒，端的寒气逼人，边厉声喝道：

“老狗头，你若是识时务的话，尽早交出来，姓佟的，你逃不掉的。”

佟老爹道：

“大爷只怕因姓而认错人了，不错，老汉是姓佟，但只是绝非大爷要找的人，柳树村的人谁不知我佟老爹，就算开封城的人也有不少知我卖糖葫芦的佟老爹呀。”

橘面大汉皮笑肉不笑的一声冷哼，道：

“你祖奶奶的，老子们早摸清你老小子底细了，你乔装打扮的在这柳树村里一住有年，还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呢，但你总还是在开封城中铁塔下面卖糖葫芦的时候露了行藏。”他一顿，持刀逼进佟老爹，又道：“那个从铁塔第十三层顶上摔下来的人，大概也只有你姓佟的才能跃起三丈高的半空中抱住她，姓佟的，你说呢？”

于是，佟老爹一怔之间，他极为平淡的，道：

“这么说来，那个从高二十丈处自杀而落下铁塔来的女子，也是你们安排的了？”

突地仰天一声哈哈，橘面大汉道：

“当然，飞龙寨的‘小燕子’于姑娘也是奉命行事，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试一试你老小子是不是焦山的佟大年。”

佟大年耸肩一笑，橘皮大汉又道：

“想不到你真的会自几个孩子中间冲出来，见死‘要’救的正好接住于姑娘，哈……”

佟老爹突然面色一寒，眯着眼睛，道：

“素闻如今飞龙寨在南道上号称第一大帮，上自寨主于良泰以下，人人又以侠盗自居，不想今日老汉所遇，果真，这般倨傲粗暴而不知礼数。”听起来似是有气无力，但听在橘面大汉耳中，犹似响雷。

橘面大汉鲤鱼眼一翻，厉吼道：

“佟大年，你老小子闲话少说，闲屁少放，快把东西交出来，爷们也许网开一面，饶你一条老命。”

佟老爹脸色骤变，灰白长胡子似在抖动，嘴角牵动几下，随即缓缓站起身来，道：

“既知我是佟大年，佟大年当年又是飞龙寨总管，你小子是何等身分，竟恁般的在佟某面前趾高气扬而又飞扬跋扈，未免忒也大胆了吧！”

橘面大汉戟指佟老爹，骂道：

“啃你六舅娘的，眼下你是飞龙寨的叛逆，生死捏在老子手掌心，还他娘的有什么好贱的。”

就在这时候，佟老爹斗然暴伸左脚上撩，火架子上的小铜锅“咚”的一声向橘面大汉的面上叩去。

橘面大汉自然的偏头，同时左手拍出迅即抽回，不料一锅的糖稀，仍然溅了他半身子，热辣辣的烫得他哇哇大叫。

佟老爹脚挑铜锅，斜身已握住靠在桌边的那根已插了

二十根糖葫芦的竹杵子，橘面大汉狂叫一声，手中大马刀一招“横扫千军”，疾向佟老爹拦腰砍去。

佟老爹向后一让，推桌横挡，人已飘落屋子一角，橘面大汉咬牙切齿，双手挽个刀花，直欺而上，灯影下只见他那把蓝汪汪的大马刀发出震人的破空声，令人有刮面裂肤之感。

双手紧抓插着糖葫芦的竹杵，佟老爹哼喝有致的一连躲过橘面大汉三十六刀，突然双臂一耸，双足力登，一鹤冲天跃起数丈高，哗啦啦响声中，他已把屋顶冲了个大洞，人已落在屋面上，手中兀自握着那根竹杵，只是那竹竿上的糖葫芦，早已不见。

猛可里，两把大马刀分左右劈来，佟老爹双手托起竹竿左拨右挡，“喇喇”声中，已把两把大马刀拨在一边，便在此时，又见两人自屋下跃登屋面，其中一人就是那橘面大汉，原来佟老爹的住处四周，早已布满了焦山飞龙寨的人马，当真是把佟老爹的小屋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时佟老爹暴喝一声，道：

“好不要脸，竟然以多取胜。”他身形一长，“嗖”的一声，右手上已多了一把细剑。

原来他那把细剑旋藏在竹竿中，剑长二尺半，迎着天上月色，喷洒出一片极光精芒。

佟老爹的剑抽出，立刻左挑右刺，前劈后扫，刹时屋面上碎芒点点，叮当之声不绝于耳，不旋踵间，突听佟老爹大喝一声：

“着！”

只听后上屋面中的一人“哎呀”一声，大腿上被一剑扫中，鲜血喷洒中，连裤管也几乎被扫破一大半，骨碌碌的自屋上滚了下去。

就在此时，突见一个老者自下面一跃而登上屋面，他缓缓的向佟老爹身前移动……

佟老爹突然又是一声大喝，道：

“去！”

就见他剑挑身后大马刀，右足已狠狠的踢在一个大汉膝腿上，于是闷哼一声，那大汉“咚”的一声跌下屋来！

不料伺机在一旁的老者，突然右手食指戳出，径取大开门户的佟老爹咽喉，这一招迅捷无比，是个必欲得手的杀招。

佟老爹急忙抽回右手细剑削他的手指，不料老者招式不变，左手一根尺长旱烟袋一挡，“当”的一声，发出一溜火花。

老者跟前一步，手指仍向前送，只是中途突然下降，点向佟老爹的小腹，二人越来越近，几乎动手在两尺距离中。

佟老爹错步横移一尺，急向一旁闪躲，嗤的一声左腹处衣衫被老者指风扯下一块来，佟老爹百忙中不及细看自己是否受伤，细剑一圈，一招“合抱玉柱”，齐肩扫向近身三人，老者却缩头塌肩中突然长身而起，人已与佟老爹面对面，只见他右掌一推，扎扎实实的击在佟老爹胸口上，咔嚓一声，佟老爹在断肋裂骨中跌下屋来。

细剑依然在手，佟老爹就在快落地时候，咬牙一个鲤鱼挺跃，这才双脚落地，他已不再多想的一心要冲出柳树村，但他胸部也不知断了几根肋骨，一时间聚不起真气，早见橘面大汉龇牙咧嘴的冲过来，奋起大马刀，“咻”的一声，正劈在佟老爹的背上，闷哼一声，佟老爹已爬在地上，等到屋上落下来老者喝叫“留他活口”，已然迟了一步。

老者已不再理会佟老爹是死是活，鄙夷的一声冷笑，立刻抓起佟老爹拖在檐下，对一旁的汉子们道：

“剥下他的衣服来，给我细细的搜查。”

立刻就见四人收起大马刀，剥下佟老爹的衣衫，只见他背上领下方有个小口袋，里面正装了一个锦缎包裹，一名黑衣劲装汉子忙着把包裹递在老者手中，老者忙就着月色打开来看，突见金光闪闪，一个一寸宽三寸长的金色雕花龙牌，出现在老者手中：

“嗯，飞龙令！是飞龙令。”

于是一阵口哨声再度响起来，围在柳树村的所有骑马大汉，刹时间全都到了村头上，就在老者一跃上马后，一群大汉在铁蹄的雷动中，直往远处驰去。

柳树村的人直到一群来人驰远，尚没有人敢开门走出屋外瞧一眼。

“小……癩……子！”

奄奄一息的佟老爹终于醒过来了，他已无力站起来，穿的衣衫已被剥光，似乎是被冻醒过来的，伸手无力地摸摸地上，全是黏叭叭的鲜血。